

李迢 著

心迹

一个报人的自述

太白文艺出版社

心迹

一个报人的自述

责任编辑:邓积仓
封面设计:可 峰

ISBN 7-80605-927-X



9 787806 059272 >

ISBN 7-80605-927-X/I·796

定价: 18.00元

心迹

一个报人的自述

李 迢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心 迹

(一个报人的自述)

李 迢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4 插页 271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5-927 X / I·796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兑换

(邮政编码 710043)

开 头 阶 段

KAI TOU JIE DUAN

现在看来，我曾是一个痴迷的理想主义者，认定一个人活着应该有一个理想目标，并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它。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向往那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坚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并最终到达那个理想的境地。我把参与这项伟大事业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这决定了我一生走的道路。

当然我开始追求革命，走上革命道路，是与党的感召、指引分不开的；但就自己来说，我是用整个心灵、整个生命来做出这个抉择的！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决心参加革命时的激动心情。

一九四四年夏季，我从北京一所教会大学回家（中州城）过暑假，临时赁居在北关一个居民家里，精神陷于苦闷之中。

我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我的家在乡下，日本兵占领以后，家境日趋败落，我哥哥对我上学花钱极为不满。这次我回家住了五天，哥哥就跟母亲吵了三次，抱怨母亲偏向着我。母亲气得发抖。父亲装没看见。

我一怒之下，当即表示不再上学了！事实上我对上学确已不感兴趣。当时的教会学校，可说是有钱人家子弟的避风港、镀金库，大部分学生是为混文凭而来，学习风气十分淡薄。我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老师讲的大都是些陈经旧典，枯燥无味，深感厌烦。但不上学又做什么呢？我既不愿到敌伪方面去谋事，又不能闲住在家里，因为乡下兵荒马乱，母亲很为我担忧。同母亲商量的结果是，我先到城里找个地方住下，复习功课，看看机会再说。按母亲的意思，最好能托人找个学校去教书（她认为这是既保险又光彩的职业），万一办不到，暑假后还是上学去。她决断地说：“他们再挡，我跟他们分家！”她要用她那份家业来供我上学（她另有陪嫁的十亩私房地）。我心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既不想上学，也不想教学，我觉得不管干什么，都没有意思，前途只是一片渺茫。

我在高中时代就产生了相当浓厚的悲观厌世思想，认为人活着没有什么意义。这大概是由于当时冷酷的社会环境和我的过分敏感而又脆弱的性格造成的。

那是一个万分阴暗的年代。

日本人占领下的中国领土，是一片悲惨世界。日本军队野蛮凶残，把中国人当做宰割的对象。城市近郊、铁路沿线到处是他们强迫中国人修起的碉堡、铁丝网、壕沟，中国人错走一步就会遭到枪杀。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日本兵扛着枪，列着队，有的骑着马，挎着军刀，气势汹汹，到各处去“清剿”。被他们赶回城里来的“不良分子”，拥挤在西关外的教场里，任凭治安军（汉奸军队）去拷打、逼问，哭叫声、求饶声日夜不断。又遇上灾荒歉收，真是哀鸿遍野。种种骇人听闻的惨剧，到处发生、流传。所有这些都给我极大刺激，

使我无法忍受。于是我就钻到书本里去，求得暂时的摆脱。我读文学，读哲学，尤其沉溺于那些悲剧性的，带有厌世色彩的著作。这些著作符合我的心境，更引起我无穷的思索，思索社会的奥秘，人生的意义。渐渐地我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社会就是黑暗，人生就是痛苦！

所以我当时面临的不仅是以后干什么的问题，而且是一生道路如何走法的问题。

由于苦闷，不愿跟人交往，我在北关这个小院住下以后，就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城里有不少同学和老师（我在这里从小学上到高中毕业），我一个也不去找。我的房东一家（弟兄二人在火车站当搬运工，全家七八口人），我也尽量不跟他们接触。每天除到附近一家小铺吃两顿饭以外，其余时间就是一个人躺在一间不到一丈见方的小屋里，看小说，想心思，思索人生……结果脑子越来越乱。有时候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了，就到老城河边树林里散步，一呆就是半天，像一个梦游病患者。

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骚动当中。

一天，一个叫叶立文的同学来找我。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好友，因为年龄较大，家里有几处生意要他照料（他父亲已去世），毕业后没有升学。他为人慷慨大方，喜欢交友，跟我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一来就责备我不到他家去住，是背弃了我们的友谊！我如实地把我当前的景况和心情告诉他。谈到我决定不再上学时，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能上大学的人有福了，你有什么必要放弃这条深造的途径呢？”

我说，我觉得深造并没有什么意思，“上大学怎么样？大学毕业又能怎么样？”

他说：“不能这么说！以你的天资和志向，将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应该珍惜自己。否则就是暴殄天物！”他喜欢高谈阔论，进行争辩。

我坚持说：“什么作为！这样的社会你有什么作为？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

“又来了，这样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为什么要活着呢？”他尖锐地反问我。

我大声回答：“我既然有了生命，就只好让它自然消亡！——在我还没有决心马上结束它的时候。”我有意争论，发泄苦闷。

“太悲观了！太悲观了！你的厌世思想又加重了！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人生要义！我尊崇鲁迅先生。”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床前一点点空地上来回转动着，挥动着手臂。他身材瘦小，越显得声音过于高亢。

“请问，”我反驳：“眼前你能发展什么？你知道乡下老百姓的现状吗？”这时我想到在家时母亲叙说的一件件悲惨的事情：邵家那两个无儿女的老人前天死了。一个饿死在炕上，一个饿得受不了了，爬到院里跳了井。中街柳家媳妇生了孩子没吃的，黑夜把孩子放到十字路口，想叫人家抱走，第二天早起有人看到一只狗拖着一条小孩腿。光这一个月里就有三家把闺女卖到东关人市上了……“穷苦的百姓能温饱吗？能生存吗？必须睁了眼看！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开始激动起来。

“正视并不等于自甘沉没于黑暗！”

我俩过去在一起就爱进行一些不着边际的辩论。我们的友谊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兴趣结成的。他知道我爱读课外书刊，有时候想入非非；他也爱博采广收，发表议论，这样他就常找我交谈读书心得和对社会人生的各种见解，往往进行热烈的争论。别人认为我思想偏激，他却说我是独具高见，志趣不凡。所以我们成了知己。

但是现在我没有争辩下去的心情了。我的心境比我说出的还要阴暗。我向他做出一个不再辩论的手势，仰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他没有停止，他站到我跟前来，改用了一种恳切的口气说：“昌弟（我当时的名字叫傅昌）！你必须继续上学。实不相瞒，我有一事相托，为了我你也要继续读下去。”

原来他打算送他妹妹叶初文到我就读的这所大学的附中去插班。该校规定，附中的学生毕业后，不经考试直接进入大学部。他妹妹天资聪敏，功课很好，但从小体弱多病，初中高中都曾因病休学，误课太多，只有这个办法能使她不经考试进入大学。他已托人向该校推荐，校方已同意接收。但他妹妹从小未离开过家，毫无处世经验，现在外出，来回路上，学校生活，都需要有人照料。

“昌弟，你知道，我只有这个柔弱的妹妹，她离家远去，我实不放心，想来想去，惟你可托。务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最后他又加一句：“我初妹知道你的品格，对你十分仰慕，深表信赖。”

这一席话使我考虑起来。他说的是实情。他那妹妹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过于柔弱、单纯，不懂人情世故。

前一天傍晚，我到护城河边去散步，因为刚下过一阵雨，空

气清新，一轮落日显得又红又大，挂在对岸柳林梢头，摇摇欲坠。我忽然有了一种世界就要沉落的感觉，心境十分悲凉。我静静地等着它陨落。这时忽然听到旁边有响动，转过脸，一个年轻女子停在林边小路上，正望着我。她穿一件素淡得近乎白色的旗袍，白鞋，白袜，加上她白净的秀气的脸，简直像一尊画上的白衣观音。我正要转身走开，同时认出了她是叶立文的妹妹。她已微笑着向我走过来。我只好跟她招呼，问她来这里干什么。她说她从姑家回来，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说我就住在附近，并把我的情况简单告诉了她。她说：“我哥还当你在家里呢，他要到你家找你去。”

“噢？”

她又说：“他有个事要和你谈谈。”

我问：“什么事？”

她笑了笑：“反正有事。”

我说：“那好吧！改天我去找他。”我确实不该连她家也不去一趟。

“那你就快点来吧！”她说的很随便，就像对自己的小学同学。虽然我们过去从未直接谈过话。

我再无话说，想快些跟她分手。在女同学面前，我一向有些拘谨、清高，不愿主动接近她们，对她尤其是这样。我觉得她有些高傲，难以接近。我记得第一次见她是在她家客厅里，她也穿一件很素淡的棉旗袍，远远站着，像是一尘不染的样子。立文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她却只是冷淡地看着我，像在观察、研究什么，微微点了点头，再没有任何表示。以后我到她家去，她也从没有跟我招呼过，只是淡淡地站在一边，望着我。立文一次解嘲似的对我说：“休怪，休怪，我初妹近乎不食人间烟

火。”……

我转身要走，她却忽然问我：“你刚才看什么呀？”她的口气像一个孩子追问一件很感兴趣而又不能理解的事情。

我说：“没看什么。”觉得不对，又改口说：“我是看……刚才这太阳，刚下过雨，跟平常不一样……”

“你是不是在作诗？”她天真地微笑着，仰脸望着我，显得那么单纯、朴素，是真想知道，丝毫没有取笑、讥讽的意思，“我哥说你会写诗，是诗人。”

我忙说：“哪里，哪里，我不会写诗，立文取笑我……”我很难为情。

她再没说什么，也没有说再见，就天真地笑笑，转身沿着老城墙根走了。

她并不高傲，而是无比的单纯，天真，不通人情世故。

……

我对立文说：“令妹是需要有人照护，不过我确实不想上学了。让我最后考虑一下，再答复你。”

“好！”他捏住我的手说：“我等着你慷慨的决定！至于你上学的费用问题，请你不必费心。”

临走时他再次要我搬到他家去住（去年暑假我准备考大学时就在他家偏院里住过一个多月），我谢绝了。他深知我偏执的脾气，不再相强。不过他提出：初文还需要补习点英文，最好能一个礼拜来打搅我一次。我一口答应，并说我可以到他家去。

立文走后，我的心情起了变化。我眼前一直晃动着叶初文的影子，她跟我的距离忽然变近了，我好像能感应到她那颗天真而又纯洁的心。尤其是立文说的那句：“她对你十分仰慕，深表信赖”，不断地响在我的耳边，更增加了我感情的激动。但很

快理智提醒了我：立文是对我完全信赖，把妹妹托付于我，在这里我不能杂有任何私情（那是乘人之危，是不道德的）。我冷静下来，不去想它了。但这时关于以后怎么办的問題在我心里已经解决了：我要继续上学，并尽心照料好立文的妹妹。而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有了一种期待，在我前面的道路上出现了淡淡的亮光和温暖。

——我写下这一段心理活动，一方面说明我当时在人生道路上是怎样的彷徨无着：需要生活目标但又找不到它；另一方面是说明：我跟叶初文的特殊关系（它与我一生命运联系着）最初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履行诺言，按时去辅导叶初文的英语。

从我住的地方往立文家去（他在旧城里住），要经过火车站。这天我走过时，票房前的广场上挤满了穿着破烂的乡下人，看样子是逃荒的。我正急急穿行，有人喊住了我，是我的大堂兄。他正端着一大碗水往票房走。我问他往哪里去，他说要到关东下炭井，给日本人挖煤去。他不住地用破衣襟擦着眼泪：“在家没活路了呀！”（我们是一个祖父，分居后他家穷了。）

我问他：“你走了我嫂子和大舍怎么办？”

他说：“都去。他们都在车上。”

我要去看看他们。他说：“不行，没有牌子人家不让上车。”原来在他破褂子的纽扣上挂着一块纸烟盒大的纸牌子，写着号码。

但我还是跟他一起挤到了站台上，我想能远远看他们一眼也好。可是这是闷罐车厢，通气窗又小又高，看不到里边的人。大堂兄一面往车上挤，一面回头喊我：“你快走吧！别在这里！”

我只能望着火车，为他们送行。

开车铃响了。日本宪兵用刺刀驱赶没有挤上车的人远离车厢。这时忽然从人群里钻出一个小孩，朝着已经启动的火车大声喊叫：“娘呀！”（那声音又焦急，又恐怖，叫人永远难忘！）一面跟着火车向前跑去。看来他娘在车上，他掉车了。

小孩看样子有十一二岁，光着上身，又黑又瘦，头发挺长，脖子细得出奇。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那侄子——大舍。他就是这么大岁数，前些日子我母亲要他到我那里送蚊帐的时候，就是这样光着上身，头发也这么长，脖子也这么细。我立即追上去。

但是孩子跑得飞快，他擦过宪兵的刺刀，撞开旁边的人，像支离了弦的箭，我一下子追不上他。他已经跑出站台，下到铁轨边上去了。我大声喊他，但火车隆隆声压倒了一切。他在向一个车厢的门靠近。猛地被枕木绊了一下，摔倒在道碴上。我眼看要抓住他了，他猛地又爬起来，还没有站稳，就两手向前扑去，栽到车轮下边去了。

火车加速驰过去了。

我来到跟前，孩子躺在铁轨旁边，头颅和一个肩膀碾烂了，血肉脑浆一片模糊，已分辨不出面目。被压断的一只胳膊摔在铁轨中央的道碴上。

有些人围了上来，一个日本宪兵把大家赶开，用刺刀指着近处的两个小伙子，示意他们把这小尸体抬到对面树林里去。我帮着他们，抬到树林里一个低洼的地方。他们扔下走了，我找来一根木杆，就近挖了一些土，把尸体掩埋起来，然后离开。没走多远，一只大黑狗就跑过去，把孩子的腿刨出来。我赶紧跑回去，把狗赶开，又把它埋起来，多盖了些土，用脚踏了一阵，

慢慢走出树林。这时那狗又跑了过去，我却没有力气返回去了。

我的脑子已经近于昏迷，慢慢悠悠往前走着。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是些破碎的影子，留不下明确的印象。只是在走上一条煤渣马路的时候，才突然看清几个日本兵骑马迎面奔来，几乎撞到我的身上。其中一个扬起马鞭向我头上抽来，可是好像没有打在我头上，一闪就过去了。我只听到一声撕人心肺的“吧嘎！”

终于我回到了我的小屋，仰面躺在床上。这时我感到上下左右包围着我的全是鲜血和脑浆，中间还不时出现大舍那憨态可掬的小面孔……

我一直躺到第二天上午，觉得有人来到我跟前，我才睁开眼睛来。

来人也是我高中的同学，他名叫徐启。在我刚来往下的时候，曾在街上碰到过一次。他在城里一所初级师范学校教书，我顺便托他留心也替我谋个位置（只不过是為了不辜负母亲的叮咛，将来好向她交代）。他大概是为这事来的。

他有些惊讶地问我：“怎么，你连鞋也不脱？……”

我坐起来摇摇头。我不愿跟任何人说话。

“你又有什么烦恼？”我们过去也常接近，他也知道我有时会无端烦恼。

我说：“我们活的简直不是人间！”

他注视着我，等我说下去，他憨厚老实，平时不多表露。

“这个世界应该立刻毁灭！”我几乎叫起来。血肉模糊的景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为什么呢？……”他惊慌地靠住窗下那张小桌，防备我有

不测举动，一面说：“冷静些。”

我把昨天的事向他讲起来，越说越不能控制激动的感情，只觉得脑袋麻木，全身颤抖，最后我抱着头又躺到床上。

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后来我睁开眼，他坐在床前的小凳子上，两眼盯着我，像在观察、思考什么。

“我有话想跟你谈。”他忽然说。停一下又说：“再一天吧！等你冷静冷静。这里有本书你先看看吧！”他打开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讲义夹子，拿出一本线装书，郑重地压到我的枕头下面，然后轻轻把门带上，走了。

这一天我一直躺着，也不觉得饿。我简直精神失常了。这些年我听到、见到的悲惨事情不算少了，但都不像这一次给我的刺激这么深，影响这么大。

夜里我清醒了些，头疼得轻了些。我点起蜡烛，坐了一会。肚子有点饿了，把前天剩下的半个烧饼吃了。为了镇定自己，我把徐启留下的书拿出来。

封面的标签是：《孟子集注》。里边是手抄的，蝇头小字，十分工整。开头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我一页一页翻下去，突然出现了两行空白，下边接着是：“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我猛吃一惊，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仔细看去，我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大意是明白的。当我读到社会上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逃荒的人群（夹杂着一些破碎的头颅），他们这些被压迫者正被一只巨大的压迫者的手推入一个深不见底的炭井里去。我一口气读下去。“共产党人……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吧！无